就正錄（陸世忱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就正錄
作者：陸世忱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古書隱樓藏書》

就正錄

弁言

予與先生，同受知于謙居簡夫子。始以文藝往來，未識先生真面目。先生不棄予，屢以道德相規勸。予初不能解先生講論，忘寢食，後稍覺悟。私以其說證之先賢語錄，不爽毫髮，因益喜聞其說。先生嘗曰：“人生本原，如是而已，濂溪令人尋孔顏樂處，即此便是也。”嗣後從遊日眾，先生掀揭底裏，指點修己治人之方，體用寂感之妙，久大無窮之旨，私宣厥蘊。與同志諸友，花晨月夕，風雨晦明，數十年無間，方私幸不傳之學，得以弗墜。奈同志諸友，多散在四方。閱幾年，先生競棄吾黨而逝矣。所著，有聖學原委、便幼天壤、曠觀記、語錄質疑八篇。諸書闡發聖賢奧義，真濂洛關閩以後所罕見者。余友黃子左臣，一見欣然，思有以廣其傳。而諸書卷帙繁多，急切不能盡付剞劂。黃子尤欽重者，則“就正錄”並與“林奮千書”二冊，遂授之梓，因援筆而序之。先生生平學問極博，與人言曆晝夜，津津不倦，原非二書所能盡。然先生常謂人生宇宙，不外形氣靈三字，但形為必敝之物，形盡而氣滅，所謂真切我，惟恃，靈，靈即太虛，太虛無形，即物以為形，貫三才，該方有，閱歷古今，橫塞宇宙，以先生之道德文章經濟，使其得志，居要職，必能有所建立。列清班，必能有所闡明。奈命與時違，終老青衿，且年僅五十有二。徒以言論為吾黨表率，豈足以儘先生哉！然其不朽者，不在遇合窮通，年算修迫也。世之高位厚祿，享有大年者多矣。然生則赫赫一時，屍骨未寒，而姓名泯滅，千百年後，誰複知有某高位，某大年者，遭際可嘗，夭壽不測。真不足為先生重輕也。無富無貴，無貧無踐，無壽無夭，胥恃有此，此處能惺惺者，則為完人，不能者非人矣。古今聖賢豪傑，直完得一人而已，非於人有加也，此先生立言大旨。即千百萬言，

亦不過發明此旨。善讀此二書者，亦可以得先生之大旨矣。先生諱世忱，字葵心，號約庵，六合邑庠，居邑西之龍山，從遊者因稱龍山先生，時康熙丁丑十一月同學教弟袁綎拜序。

原序

袁子武若，大名豪傑士，於今春三月間，來遊棠邑，寓准提靜舍。余友李子叔靜識之，交漸篤一日，謂餘曰：“有袁子者，北方佳士，曷往晤之。”余因叩其為人，叔靜曰：“其人謙而和，爽而毅，且時時以不昧自心為志。”餘躍然曰：“是學問中人也。”於是即偕叔靜往晤之，且以生平管見就正。謬蒙許可，每日夕，即造與談。袁子曰：“大丈夫居世一番，須有是大學問”。惜某目下瑣瑣，不及盡請益奈何。餘因反復請證。袁子益喜曰：“俟某歸，得稍寧息，即事此言。”十余日來，餘以午節返山中，而袁子亦以羈族事不暇，遂致睽隔。方切懷思，忽袁子告別，於次日返裏。餘低徊久之，愧以無以贈，且恨心期未盡表露，而性命之計，未盡發明，恐辜千里同心之義也。敢略舉平日所見，草述之，以就正有道雲。時康熙戊午五月六峰弟陸世忱拜書。

就正錄

學問之道無它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此二句，是孟氏指出，千聖學訣。吾人用功，不在遠求，只在此處尋頭腦便得。若不能向心上做功夫，徒在事物上尋討，氣魄上支撐，才識上用事，到底存心，曰求放心，存即所以不放也。

歸到心內，非是要人遺卻世務。存心功夫正在世務內做出，遺卻世務，並是異學，不惟無可信，人且當群起而攻之。吾人為學，焉肯類是？所謂歸到心上者，乃是以心為主。事事物物，行行止止，無不長存此心。譬之串子穿錢一條索，俱在手中，故曰一以貫之也。自聖學不講，大道不明，人都即事作心，其下焉者無論，即上焉者，亦拘於格套，往往做一、二好事警行，便以為盡進。不知好事善行，固是聖功，然其所以好，所以善處，俱歸自心，反覆揣度，看他從何處起，從何處出，便知本心所在。

昔象山先生與楊慈湖論本心，慈湖不識。一日，因慈湖斷扇訟，因謂之曰：“適見斷扇訟，是者知其為是，非者知其為非，即敬仲本心。”慈湖言下大悟。

可見為學不識本心，終非善學。所謂行不著，習不察，其弊若此。

故吾人今日為學。先要體認此心，認得明白，然後可以下手。今人無不自言有心，其實不知心在何外，他只將憧憧往來當做心。殊不知此皆一切紛擾，一切緣感，一切意念。若教他除去此等，別認出一個真心來，他便莫知所措。

天天下有一名必有一實，今既名為心，自有所以為心者在。何得以紛擾緣感意念竟當做心。會須體驗尋討識出心來，方許有進步。天下萬物皆有形有跡，唯心不可以形跡來。無聲不嗅，空空蕩蕩，向何處尋覓下手？會須悟出原故，養出端倪，方見人世間有如此大事。

凡平日發謀出慮，無不是心，然皆是心之運用，不是真體。直是一點靈明，乃為真心。這點靈明，寂而長照，照而長寂，不落色相，不落聲塵。何處認他？言語文字用不著，擬議思維亦用不著，惟宜默自會悟，自有見時。

其法，初于無事時，正襟危坐，不偏不倚，將兩目向裏視定，一意不走。自覺心中靈靈醒醒，上頭全無一物，卻又似長有謂透切了當，亦可作千古人手要訣，勿得誤過。

靜坐時，將神內斂，將目內視，中間必是紛紜起伏，意念不停，此卻何以掃除？然亦不必管他。蓋這些意念都是平時偽妄，如何便能一時掃除，才去一念，又生一念，東滅西生，何時能已。只要見個真心，真心見時，群妄自息。譬如真主人在堂，豪奴悍婢，豈敢妄肆奸欺。果若有志求心，豈真無可見心哉。

靜坐時，窺定此處，須要看前一念過去，後一念未來，這個過去未來之間，是名無念，卻向此一眼認定，再莫放他，便是真心所在。求即求此，養即養此，學問即學問此。

前念已過，後念未生，此處不睹不聞，無聲不嗅，便是心，便是性便是命，便是天。所謂孔顏樂處，千古不傳之邈緒也。但不可錯認。蓋靜坐中，不以空然蕩然者為是，而以靈靈醒醒知此空然蕩然者為是。故昔人有以不睹不聞為本體，戒慎恐懼為功夫。陽明謂亦可以戒慎恐懼為本體，不睹不聞為功夫。微哉斯言，亦可以識聖學之要矣。

初存此心最難，十分著意方可。才一懈，便已馳去，故曰損則存，舍則亡。吾人識此，鬚髮一大狠，照破前後，將這個念頭提定，時刻莫忘。先儒所謂如龍養珠，如雞伏卵，如領嬰兒入市，一步一顧；又謂如貓之捕鼠，一眼看著他，一耳聽著他，僅可謂善於形

容。學者果克如此行持，即透露時，不論資稟好醜也。初入功夫，雖是竭力慎守，就是易起易滅，此最要能接續為主。但一念來複，便用意提存一番，咬定牙，立定腳跟，不使絲毫放失。心心相次，念念相續，時時振奮，刻刻保守，方有進益。操存之初，能靜不能動，此須用演習法，其法先坐定，內顧其心，將此點靈時提定，然後立起身來走走，亦只如時提定，將目遊望四處，或看物類，亦只如是提定。習聽亦然，總是耳目肢體照常運用，而心中只不少放。演習數日，乃知視聽無礙於存心，而存心實有功於視聽。然又苦不能思慮，才思慮，心又馳去。此亦須用演習法。其法或用文章一篇置前，先將心提定，後看文章。始之以神方內斂，看物必格格難入，且勿管他，只將此心提定，反復看，大要寧可文章混混，斷不可一念不存。如此數日，自然漸熟。初能少看，漸能多看。初能仿佛大意，漸能深得義旨。縱心思疊用，而靈明不昏，此煉心思運用之法。功夫既久，心悟漸開，須于獨坐時驗之。其時上不知有天，下不知有地，外不見物，內不見我。空空曠曠，昭昭融融，是何光景，是何境地，乃是性體，乃是心齋坐忘時候。

這個光景固妙，然又不是一向貧著。若貪著，又是認光景為真體，名為喜靜厭動，依舊不是。須知靜中無天無地無我無人光景不生，只重一面靈明處。果于心靈中能長醒長照，無事時非寂，有事時非感，寂感一如，動靜無二，是為得之。心兼動靜，亦合內外。孟子集義兩字，實萬世成己成物之宗也。吾人果克勿忘勿助，以集其義，以養其氣，則不動心之道在是。心存既久，未免拘向裏。不知向裏一著功夫原是退藏於密一義。若泥定以為有在，又拘於狹小，不見性天廣大。識得性天廣大，方見道體全量。故象山雲：“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便是宇宙。”何等廣大，何等久遠。須要見出，方知吾人一點靈明，自有位天地，育萬物氣象，且以知吾人不是如此渺小的人。凡人泥於眼前，不識天高地厚，豈知天地萬物是個我。古人雲：“道通天地有形外。”又雲：“萬物靜觀皆自得。何等胸襟！何等眼界！然要非強為大言，道體實是如此，急宜著眼。

要識心量之大，先看天地之大。從吾身起，上至天頂，下至地底，東至日出，西至日入，南北亦然。這是天地以內，日月星辰所經之地，猶有窮盡，有方體，尤是有外，其日月星辰之外，似不可知，卻有可會。只須從一理推去，推到無窮盡去，無方體地位，然後其大無外之言可見。今人聞吾此語，未免詫異。然不知此理會，則太虛無窮之理，終不可見，而語大莫載之說隱矣。中庸言大曰莫載，言久曰無疆，其語自是橫天極地，亙古亙今，後人眼孔小，心置窄，不復知有久大之學。豈知天地自大，古今自久，吾心與宇宙自無窮，寧有加損，將患其弗之思耳。天之生人，與人以百年之身，即與人以古今不息之心。徒為身計者，不得保全此心，百年終歸於盡。能為心計者，未常或遺其身，而萬古長神於大地之間。故曰從其大體為大人，從其小體為小人。大人者，存其心之謂也。

吾人心存既久，形體漸志，自然通天徹地，不隔不礙，始覺無物非性光景。然此不可擬議。功夫積久，自能明確。邵子雲“無我然後萬物皆我。”此是至言，亦是真訣。易曰：“原始反終”，故知生死之說。夫生死之說，誠何如哉？夫子答季路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”生果何物？死果何物？吾人在世，惟此一點靈知。若無一點靈知，何異于木石。昔人所謂有氣的死人也。由此看來，人之生，虧此一點靈知。有之則觀天地察萬物，塞上下，亙古今。無之則雖肝膽毛髮，骨肉爪指亦不自有。然則心之系于人為何如哉。由此看來，人之生由心生也；人之死，心先死也。惟夫靈去於身，而形乃死。聖賢養得此心常靈，不搖不動，則身雖死，而其所以為生者不死。故曰“朝聞道，夕死可也。”吾人欲識此著，亦有悟入之方。孔子言：“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”又曰：“有殺身以成仁。”夫曰顛沛，曰殺身，則或死於刀鋸，或死於水火，俱未可知。試設身思之，假若值此境地，何以成仁，何以必於是。其法須將此心持定不動，將此境一一剝落去，再將心四顧，然後只吾身雖顛沛以死，而吾之為吾自若然。後上視天仍如故也，下視地仍如故也，遠觀萬物仍如故也。所少者，吾耳目手足身體發膚耳。然雖無目，吾之視如故；雖無耳，吾之聽如故；雖無手足、身體等件，而吾之心思運用如故。故曰：“成仁”。仁者，人也，謂真人也。識透此妙，則知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之義矣！聖賢生則經綸天地，沒則流行太虛，故曰知鬼神之情狀。邵子謂：“一念不起，鬼神不知。”蓋鬼神無形無聲，惟此一點靈知。吾人與鬼神同處，亦只此一點靈知。吾人若無此身，則亦鬼神耳。故鬼神之妙，全在能與人感通。起一念，動一意，無弗知之。惟不起處，則無可知耳，君子不能藏密至此，終屬膚淺。學苟能於一念不起處用功，是謂先天之學。達之可以平治天下，窮之可以獨善其身。生則以人道經世，死則可萬劫長靈。昔吾亡友惺夫張子謂“通晝夜，達生死；曆混飩，惟此一心也。”不肖所述此等，皆是聖賢真實學問，非有過高語，雖不能至，心竊嚮往之。

吾人此身在天地間，原至微末。若小體是從，營營一生，何異犬馬。若非有此著學問，豈不辜負一生。故曰：“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。”是故歷代聖賢，無不兢兢業業。大禹惜寸陰，文王勤日昃，良有以耳；《易》稱“易簡”，而天下之理得，而成位乎其中。吾人出世一番，去聖賢久遠。若不能自創自艾，到底論沒，悔無及矣。

此理論其究竟，大不可名，而其入端，不過易簡存心焉盡之矣。所謂存心，則吾前數法備矣。至於修身齊家，人倫日用之道，只要內不昧己，外不欺人，隨時處中，自有妙用。

上十餘則，皆不肖管見。雖言不次序，要皆修身之道，治心之方，而可為入資之資者也。武若來客六合，忘其公子貴戚之尊，而下顧荒室陋巷之士，相與握手談心，欣然道義相

許。袁子誠學問中人哉，竊愧吾輩生長蒿萊，貌微論譾，而袁子文章學業，燕冀人豪，何足當其顧盼，雖然道同則相為謀，敢為袁子一終籌之。人生天地間，計蓋不可少也，孔子三計，古今傳之，然而猶未也。不肖以為有一世之計焉，有萬世之計焉。曷言乎一世之計也，工文藝，煉才識，謀身世。自愚賤小人，以逮宰官將相，雖所事不同，而要以求得乎此生之安，然其事及身而止，身後雖遙，不我有也，故曰一世之計。曷言乎萬世計也？勤修道德，鍛煉性情，尋究天人，以殷殷焉求得乎所性之理，所謂天爵良貴，性在乎是，大行窮居，不加不損，堯舜之道，至今而存，謂非萬世之計哉！而況朝聞夕可，夭壽不二，自茲而往，有非萬世所可得而窮者。嗚呼大矣！吾人去古雖遙，而良知在人，萬載有如一日，大丈夫何不可自我作古也。

袁子北方名士，而天質美茂，璞玉渾金，一見知為經世重器，豈肯以聖賢率為第二義乎戰。不肖仰瞻道範，不禁神馳，惟恐其任道不專，聊複諄囑，非袁子之果有待於言，還別之情殷，相知之意，密，而屬望之人多也。世忱再頓首識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